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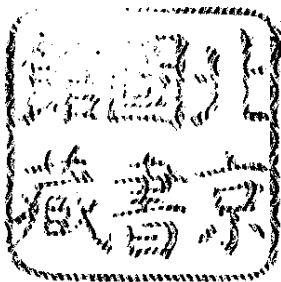
產上客所下因

• 87
I247.5
2007
3

B/K36/02

座上客·阶下囚

晓悦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B

316353

座上客·阶下囚

晓悦编

责任编辑：曾果伟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岳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40,000 印张：10.5 印数：1—7,500

书号：10456·61 定价：1.70元

新书目：23—31

目 录

座上客·阶下囚……………田 耕(1)

和平起义通电上的签字人，居然又作了国民党H军军长，妄图抵挡人民革命的滚滚车轮，可叹曾几何时便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从座上客到阶下囚，个中奥秘在哪里？

明月……………唐春健(106)

星河耿耿，明月皎皎，失散多年的夫妻又聚首；往事如烟难忘却，今朝重逢更愁人。

正月里来……………雷德高(161)

改革之风刚刚吹到茶子山，平静的小山村就搅成了一锅粥：谣言四起，飞短流长，打架闹事，喧嚣动荡……年轻的党委书记皱眉头，跺脚板，他对付的难道仅仅是几个落后的村民？

高价姑娘……………文竹月(274)

这里记载的并非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座上客·阶下囚

田 耕

如果你不能自救，上帝也救不了你。

——题记

一

八月，在一个闷热得几乎叫人窒息的午夜，一辆美式吉普车突然驶出湘省省城……

一九四九年八月的头几天，一股强大的气流从北方南下，和南方气流相持在长江中游一带上空，形成了我国近百年来罕见的高气压区。在这片高气压的影响下，被地理学家们称为我国“五大火炉”之一的湘省省城，热得几乎划根火柴都能把空气点燃！

午夜过了，这座城市里的空气还热得烫人。街道两旁的树叶耷拉着，似乎还没有透过气来，就连麻石地面和墙壁摸一摸也还炙热烫手。

真是名副其实的火炉。

设在省政府院内的国民党A兵团的司令部大楼里，呼叫声、电话铃声和无线电发报声此刻正搅成一团，乱得本来就叫人透

不过气来的空气更加令人烦躁：

“喂！喂！……十七师！……听见了没有？快讲话！”

“喂！要二十师！我要二十师司令部！”

“十七师！……十七师！……”

“二十师！……二十师！……”

……

在一片呼叫声中，一辆三轮越野摩托车突然风驰电掣般地驶进警卫森严的兵团司令部，在大楼前“吱”地一声急刹，从车上跳下一个上尉军官，慌慌张张跑进大楼。

上尉军官穿过走廊，走进宽敞的指挥大厅。他一出现，立刻吸引了大厅里所有人的目光，人们纷纷停止了手上的工作，将头转向他，从他慌乱的脚步中判断这位从十七师和二十师驻地回来的联络参谋将带来什么消息。只见上尉军官走到参谋处长面前，将脚跟一碰，气喘吁吁地报告说：

“报告处长，十七师、二十师都向潭州方向跑……跑了！”

呵！这消息太突然，太出人意外了！指挥部大厅里顿时变得一片沉寂！原来，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A兵团决定举行起义。通过秘密谈判，已经和人民解放军达成了和平解放省城的协议。现在，起义通电已经发表，双方在和平解放省城的协议上已经签字，人民解放军部队即将入城，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十七师和二十师背叛了起义。

消息传来，兵团司令部上下震惊！

参谋处长从惊诧中清醒过来，急忙问联络参谋：

“这两个师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

联络参谋擦了把脸上的汗，生怕上司怪罪，一双惊恐的眼

睛盯着参谋处长的脸，嗫嚅着报告：

“我到达十七师师部时天就黑了，发现驻地到处空荡荡的没有人，向附近的老百姓打听才知道他们傍晚之前就开始跑了。我正要赶回来报告，碰上了十七师的一个团副，正想问问情况，谁知他不由分说就将我关进了一间军需仓库，直到刚才我才设法爬窗户跑出来。”

参谋处长听联络参谋讲完，伸手看看腕上的表，神色立刻大变，急忙朝联络参谋吼道：

“快！快去向司令官报告！”

司令部大楼后面有座小院子，环境非常幽雅。院内那座花园洋房里，此刻也灯火通明，透过扶疏的树影，可以看见兵团司令官谡敏轸在室内焦急地来回踱着。二楼高大的落地窗上映着他的身影。

谡敏轸刚才听了联络参谋的报告，气得拍桌子把十七师师长李洪钟和二十师师长刘云琪痛骂了一顿，给两人来了个缺席训斥。随即又派人去把兵团副司令官兼H军军长熊戟找回来商量对策。作为A兵团的最高指挥官和省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他除了气愤以外，此刻要比其它人想的多得多。

从酝酿起义行动的那天起，他就时刻担心着这类事件发生。因此每次和人民解放军谈判代表接触，他都在事前作了周密的布置，这样才使得谈判避开“长官部”的耳目，得以顺利进行。使他吃惊的是：即使这样，消息还是泄露了，在整个起义行动眼看就要圆满实现的时候，跑了两个师！

跑了两个师，这意味着在谈判桌上少了两张牌。更严重的是自己将由此失去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信任，起义的诚意将

被怀疑，以后的工作安排将受到影响……谌敏轸越想越感到情况严重，这个平日处事果断的人，今天也感到棘手了。

“追！只有立刻派人去把十七师和二十师追回来，才能挽救这严重局面。”谌敏轸脑子里突然跑出这个念头。他看了一眼立在室内墙角的那架自鸣座钟，算算时间还来得及，心里立刻升起一线希望。

脑子里闪过派人去追的念头之后，谌敏轸接着就想到了熊戟。熊戟是十七师的老师长，十七师和二十师的师、团军官很多是他的亲朋袍泽。后来升任H军军长，又直接指挥这两个师，派他去自然是最合适的了。谌敏轸又想到自己和熊戟相处多年，私人之间的交谊也很深，这次派他担任首席谈判代表和人民解放军谈判，他尽心尽力工作得很出色，是完全可以放得心的。他越想越盼着熊戟早点来，甚至几次走到凉台上张望。

正当谌敏轸望眼欲穿的时候，只听见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走进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军官。大热的天，他穿了一身军装，进门后将军帽狠狠往桌子上一扔，冲谌敏轸喊道：

“司令官！……”

谌敏轸见正是熊戟，急忙走过来，不等他讲完，便气急败坏地说：“子明，糟了！十七师和二十师跑了！”

“我在路上已经听说了。”熊戟一拳击在桌上，狠狠骂着，“这些娘卖×的，真是无法无天了！”

谌敏轸很体谅熊戟此刻的心情，安慰着说：

“子明，你不用担心，这件事你没有责任。你虽然还兼着H军军长，人已经在两个月前就离开了。最近你又一直忙于谈判，怎么顾得了许多呢？……子明，你我相处了这么多年，难道我还信不过你吗？”

“多谢司令官。”熊戟感激地说。他听了谌敏轸这番话，心里虽然宽慰了许多，但想到即使司令官原谅了自己，因为十七师、二十师是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如今出了这种事，人民解放军那边还不知道对自己怎么看呢。他不禁心急如焚，瞥了一眼立在墙边的那架座钟后说，“司令官，我们得赶快派人去追这帮杂种！”

这话正合谌敏轸的心意，他说：

“子明，我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你看派哪个去合适？”

“司令官如果信得过就让我跑这一趟吧。”熊戟不假思索地说。他在路上就想好了，这次一定要说服司令官，让自己去追这两个师。只要去了，即使追不回全部，哪怕追回一个营、一个连也好。因为这行动足以证明自己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忠诚，对于自己今后的前途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谌敏轸知道熊戟自尊心很强，为人又极讲义气，自己部下出的事决不会推给别人去处理而使自己难堪。便说：

“哪里话。子明，言重了。论人选你当然是最合适的了，我怎么不相信你！”

这时，座钟忽然“噹，噹”敲了两下，熊戟伸手从桌上抓起军帽：

“司令官，已经凌晨两点了，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动身吧。”

“好，那你就辛苦一趟！”谌敏轸讲完又关切地问，“子明，你打算怎么走？”

“我只想带一个贴身副官去，这样行动方便，轻车熟路好快去快回。”

“上午入城式的事安排得怎么样了？”

“一切就绪了。上午八点，人民解放军从‘经武门’和‘德宣门’两处同时入城。住宿和茶水也都作了安排。人民解放军谈判代表言将军对安排表示满意。”

“好，那我就放心了。”谌敏轸讲到这里停住了。他想到十七师和二十师的逃跑不是偶然的，熊戟此行并不轻松。这两个师的许多军官虽然是他的老部下，但是人心叵测，谁敢说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因此心头顿时涌上一股惜别之情。“子明，此行千万不能大意。如果追上了，先把李洪钟和刘云琪镇住，然后跟官兵们讲清利害关系，要晓以大义、动之以情，决不能和他们纠缠，要快去快回！”

“好的。司令官，还有什么话嘱咐吗？”

谌敏轸一把握住熊戟的手，叮咛着说：

“子明，最后记住我一句话：能追上就追，追不上就回来。注意，千万不要追过香江进入潭州城！”

熊戟匆匆和谌敏轸握别，喊了一个副官跟上，出了兵团司令部大门，急步向停在门外的一辆美式吉普车走去。他来到车边，一只脚刚跨进车里，另一只脚还踩在地上，就大声命令：

“开车！”

二

吉普车突然颠了一下，把他从冥冥中惊醒。他伸出头来看了看脚下的路……

吉普车两道雪亮的车灯劈开夜幕，车尾卷起一片尘土，顺着中山路驶出南门，一拐弯，向着潭州方向驶去。

出了南门，拥挤、闷热的市区甩到车后去了，一股凉风扑

面吹来，顿时让人象喝了杯凉彻心脾的冰水那样，浑身爽快！熊戟头脑清醒多了。他看了看腕上的表，时针指着两点二十五分，算了算时间还早，便决定用这点空隙时间把刚才在谡司令官那里没有想到和没来得及想的问题，再好好想一想。他向副官吩咐了几句，又调整了一下坐的姿势，然后慢慢闭上眼睛。

他一闭上眼睛，立刻有各种各样的思绪、念头从脑子里闪了出来，互相交织着、纠缠着，很快成了一团乱麻。他竭力排除杂念，从复杂纷纭的思绪中抽出一根，并让它渐渐变粗、变大，占据他的整个思维空间——

“他们为什么要跑？”他让这根思绪占据自己整个思维空间，逼着自己思考：这两个师都是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年的部队，特别是十七师，师以下军官多数是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该师曾两次在被打散之后重新组建，都是自己亲自拟定师、团两级军官名单呈报国防部批准。师长李洪钟是黄埔系的人，又是湘省老乡，对自己更有一种感恩图报唯恐不及的心情，平时是很贴心的。这个师一二三团团团长熊钦，是在自己眼皮底下长大的同胞弟弟……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十七师，能够说自己还不了解吗？如果不能这样解释的话，那他们今天作出如此背信弃义的重大行动，为什么竟连气都不和自己通一个呢？

“难道……是自己参加起义这条路走错了吗？”这个念头从脑子里一闪出来，他的心“怦冬”跳了一下，但自己马上又将它否定了。谁知过不了一会儿，那讨厌的念头又冒了出来，他又强迫自己把它压下去……这样反复了几次，他烦了，干脆睁开眼睛不去想它。

外面黑魆魆的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高速行车时能听见的那种风声在耳边响着。他又看了看表，时间还早。一阵困倦袭

来，他又重新慢慢闭上了眼睛……

谁知，一闭上眼睛，那讨厌的答案又冒了出来。他一阵心烦，在心里狠狠地说：“这条路是我在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又经过半年多的反复思考、左右权衡之后选定的；这条路是在谏司令官和妻子司马玉琴的帮助下选定的。不会错的！”他几乎喊出声来。同时，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在选择过程中的几个片断……

——去年冬天，他穿上笔挺的肩上刚刚换成两颗金星的罗斯福呢军服，带着升任H军军长的最新任命从东北大棱河前线飞到上海，准备趁去湘省H军赴任前的空隙时间，陪妻子司马玉琴好好玩几天。当他兴高采烈地在虹桥机场走下飞机，司马玉琴迎接他的却是一双忧郁的目光。

他发觉了司马玉琴的情绪不好，在回家的车上问她：

“玉琴，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

“唉……”她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轻声地叹了口气。

往日每次她来接他总是高高兴兴的。她今天的情绪使他迷惑不解，在车上不便追问，到了家一关上房门他就问：

“玉琴，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子明……我前天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了国防部对你的最新任命了。”她叹了口气，眼里噙着泪花，“唉，眼看着你在内战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了！”

“玉琴，看你想到哪里去了。”他听见司马玉琴这么讲，心里有点不高兴了，“这是总裁对我的信任，我是个军人，军人就要以上战场为荣耀。……你怎么说出这种话！”

谁知，平日温文尔雅的司马玉琴针锋相对地说：

“子明，我知道我的话你是听不进的。既然你是军人，对

于当前全国各个战场的战况，总比我这个大学讲师了解得清楚吧？这样糟糕的战局意味着什么，你想过吗？”

“那是那帮饭桶指挥无能！我不认这个输！”他气呼呼地说。

“子明，你不能不面对现实呵！”司马玉琴也激动起来了，“我是学历史的，只能用历史现象来解释现实，我感觉到历史上每个朝代崩溃之前都出现过的那种征兆，现在又出现了。”

“什么征兆？”

“政治上腐朽无能、军事上土崩瓦解。”

“玉琴，你把局势看得太严重了！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半壁江山，还有几百万军队，还有两亿人口……”

“子明，我不会算命，但历史总是按着它的规律发展的。你看，蒋总统最近派陈诚到台湾省当省主席去了；宋子文也在把工厂、银行往台湾搬，他们都在安排后路了。子明，我们也要趁早想办法呵！”

司马玉琴的话果然应验了！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蒋介石被迫隐退；人民解放军大军云集江北，随时准备强渡长江天堑……这件事使他想起有一年家乡要给爹团坟，娘来信要他写篇碑文。他请了个有名的中文教授代写。那人为了讨好他，在碑文中写尽了歌功颂德之词，其中有一段这样写着：“……公一生光明磊落、嫉恶如仇，视共产主义为异端邪说，视共匪为洪水猛兽。公夜观天象而忧国，日食菽米而忧民，所育两子皆为党国之栋梁，可谓功德无量矣……”如果换了别人，一定会对这段碑文大加称赞，司马玉琴却对此不以为然，甚至皱着眉头埋怨他。她认为一则公公在

世的时候，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碑文与事实不符，二则眼前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谁胜谁败难以料定，何必给在九泉之下的老人背上这个包袱？……他觉得一个女人，能想得这么深、看得这么远是很不容易的。他开始感到被她说服了。

——在去机场的“雪佛莱”轿车上，他们没有象往日分别前那样亲热地依偎着喁喁低语。越来越严重的战局使他们心头都笼罩着一片阴云，两人的心情都很沉重。特别是他，似乎预感到此去凶多吉少，心里甚至涌出一股和妻子诀别的感情……司马玉琴很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但是作为一个军人的妻子，她又不得不将自己的丈夫送上战场——送上毫无胜利希望的战场。尽管离别的痛苦象刀子在剜她的心，但她宁愿自己默默忍受着离别的痛苦，默默地将涌上心头的感情浪潮压下去，也不忍心用话语去触动他那颗沉甸甸的心，不愿意破坏掉这临别前比金子还要宝贵的片刻安宁……上飞机之前，他再一次叮嘱她要多保重，要及早去香港，局势一旦恶化他也去香港，然后在那里团聚……司马玉琴默默听着，生怕谁打断他的话，生怕什么人立刻将他从身边拉走。直到规定上飞机的最后一分钟到了，她才突然象遭到电击般地深深一颤，不顾一切地突然扑进他的怀里，将脸紧紧贴在他的胸口，用颤抖的声音说：“子明，多保重！我……在香港等你……你一定要……早点来呵！”

吉普车突然一阵颠簸，把熊戟从沉思中惊醒，他睁开眼睛看看车外，周围还是一片漆黑。

“刘副官，车到了哪里？”

刘副官将脑袋探出去看了看说：“看不清楚，副司令官！”

“注意观察！”熊戟说完看看表，夜光表的指针指着三点零八分。

几句对话打断了熊戟的思绪，他再也无法顺着刚才的思路继续往下想了，索性坐起来，两眼盯着车外。这时，他突然发现路边有几点亮光，便命令司机停车，叫刘副官下车看看。

吉普车一声急刹，刘副官跳下车，只听见他朝那几点亮光喊道：

“喂！干什么的？过来！”

不一会儿，几点亮光向车旁移了过来，近了，才看出这是几个农民，每人腰上都挂着一个竹篓子。

刘副官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长官，我们都是本地的种田人，做阳春的。”一个年纪稍长的农民答道。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捉……捉麻烟。”

“这是什么地方？离潭州还有多远？”

“这里叫周家湾，离潭州城三十里，长官。”

“你们看见有国军过去吗？”刘副官又问。

“有……有……过去多时了，只怕进了潭州城了。”还是刚才那个农民答道。

外面的对话熊戟听得清清楚楚，离潭州城只有三十里了，还追不追呢？他不相信十七师的官兵能走那么快，从时间上推算也不可能。等刘副官问完话后，他用不容辩驳的语气命令司机：

“继续往前开！”

开车后又是一阵沉默，车里的人心里都明白，现在已经进

入潭州境内，谁也料不到随时会在身边发生什么突然情况，车内的气氛无形中紧张起来了。

夏季天亮得早，五点刚过，东方就露出了鱼肚白，不一会儿，就能影影绰绰看清地面上的景物了。吉普车依然在公路上朝潭州城飞驰，刘副官突然指着前方公路喊道：

“前面有部队！”

熊戟将头伸出车外，果然看见前面公路两侧有许多人影，便判定这一定是十七师的人。这时，吉普车已经开到人影跟前，熊戟立即吩咐：

“停车，刘副官，下去问问！”

吉普车在公路中间停了下来，刘副官跳下车，朝路边一个士兵问道：

“喂，你们是哪部分的？”

“十七师一二三团。”那士兵显然是走得精疲力尽了，懒声懒气地回答。

士兵的话熊戟坐在车里听得真真切切。一二三团，不正是熊钦的那个团吗！他脑子里飞快闪过一个念头，赶快把熊钦找到，问明情况，万一整个十七师拉不回去，那就将一二三团拉回去交差算了，熊钦是自己的同胞弟弟，这件事总还是有把握办到的。想到这里，他将头伸出车外，见那答话的士兵斜背着枪，衣服搭在肩上，懒洋洋地站在那里，便朝他喝道：

“混蛋！你就是这个样子在长官面前讲话吗？”

那士兵见是熊戟，吓得“啪”地一声立正，结结巴巴地说：

“军座……我……”

“跑步喊你们连长来！”熊戟不耐烦地朝他挥挥手。

不一会儿，那士兵果然把连长喊来了。这是个不到三十岁的上尉军官，矮敦敦的个子，一副老实相。听士兵说是熊戟喊他，不敢怠慢，喘呼呼地跑到吉普车跟前，脚跟一碰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嗫嚅着喊道：

“副……副司令官……”

熊戟见这人原来是跟了他九年的卫士廖德明。熊戟见他为人忠厚，又是家乡人，就提他当了排长，听说不久前熊钦又提升他当了连长。熊戟见了他，想到这些跟了自己多年的老部下都靠不住，关键时候竟不辞而别，心头立刻窜上来一团怒火，并且把它发泄到廖德明身上：

“娘卖×的，你们的心都叫狗吃了？”

“军长……不，副司令官，我……我是……”廖德明在熊戟的喝斥下，吓得连话都讲不全了。

“你还有脸讲话？！”熊戟下了车，上前揪着廖德明的衣领，厉声问道：

“快讲！你们为什么要跑？”

廖德明见副司令官火气正盛，一句话讲得不好就会挨耳光，索性豁出来了：

“副司令官，讲句心里话，你不该怪我们。我们这些下级军官还不是听上司的？”他讲着讲着竟委屈得呜咽起来，“司座，我在你身边九年，晓得你的为人，也晓得你今天的难处，我们是实在没有办法，团长他……”

“他怎么样？”熊戟见廖德明讲到这里支支唔唔，感到一定有重要情况，便紧紧追问。

“……昨天下午，在全师连以上军官宣布兵团起义通电的会上，团长带人包围会场，当众抓了师长，接着又宣读了‘长